

驳“俗生雅死”说

■文/武焕云 祁建国

昆曲在我国曾一度非常兴盛,现在虽然全国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昆曲剧团,多是以文化保护的角度,残留着她的舞台生命。以京剧为首的近代戏曲,也曾经有过极度的繁盛与辉煌,目前也由于种种原因,面临着生存危机。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衰。仔细考察昆曲的命运,对现在从事戏剧的人来说,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。

昆曲衰落的原因,有一个公认的结果,就是太高雅。于是,便有人给当代的戏曲开药方说,戏曲想不消亡,就应该回归通俗,恢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演出形态。阳春白雪,和者必寡,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告诉我们的道理。昆曲的确很高雅,不说其含蓄深沉的艺术风格,便是唱词,就典雅得一般人不容易理解。但是,一个艺术样式的兴衰,真的和雅俗关系重大吗?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:既然昆曲因高雅而导致衰落,那么它当初的兴盛靠什么呢?有理论家们说,人类的艺术总是从民间产生,开始很生动,很粗俗,很受大众喜爱,后来便有文人加入,逐渐使它变得越来越高雅,成了上层社会的玩物,于是便开始衰落,这就是“俗生雅死”说。通俗的昆曲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,元杂剧是俗是雅也很难定论。屈原肯定不通俗;唐诗宋词呢?大俗大雅又怎么说?摆出了这么一系列问题,“俗生雅死”的说法就值得考虑。

所谓兴盛,和当代的流行差不多,就是一种时尚,时尚往往是从高往下走。比如一种化妆方式,或是一种时装,总是从城里向农村扩散。也许城里人是受到了乡下人的启发,也难说就没有城

里人的发明。如果说近代戏曲替代昆曲是通俗替代了高雅,那么京剧现在怎么就成了高雅艺术了呢?如果说新创的剧目把京剧弄高雅了,只有京剧兴盛时期的东西才是通俗的,老百姓才喜欢,那么,我们拿出来演就是了,唐三千,宋八百,全国这么多剧团都应该活得很好,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危机。由此看,“俗生雅死”说也难成立。

看来,一种艺术样式的兴衰和雅俗关系不是很大。

当代戏曲所以被人们冷落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,戏曲没有及时适应人们的这种改变,或者说不能适应这种改变。人们欣赏戏剧艺术,首先是一种娱乐消遣行为,用较为有意思的活动,把一点多余的时间填补起来。当人们坐在自己的床头上,拿着遥控器就能看到几十套节目时候,谁还有心思跑那么远到剧场去呢?尽管到剧场和在屏幕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享受,可现在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去享受这种区别的奢望。当然,还有戏曲本体方面的原因。喜新厌旧,是人的本性。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人说不好,但要天天去看它们,除非是搞文物的专家。要想让人们多跑几次博物馆,最好的办法就是换展品。

从这个角度讲,一种艺术形式的盛衰,原因不在雅俗,而是在新旧。也就是说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。

关于戏曲艺术保护和创新的问题,专家们早已争论好长时间。那些厌新的人们说,新东西不一定都好,多数是垃圾。我们承认,新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好东西,但是,只有创新才会延续一种艺

术样式的生命和活力。保护只是保存,是把原有东西的留下去,为创新提供基础和参考,创新才是保证一种艺术样式不被生活所抛弃的唯一途径。不能苛求每一件创新都应该是精品,精品是靠大量的废品做基础的。我们的传统剧目成千上万,但能称得是经典的也不是很多。正是由于有了不断的创新,不断的失败,不断有平庸产出,经典才得以诞生。江山代有人才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戏曲离开创新,只有死路一条。改革的京剧不像京剧了,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近代戏曲替代昆曲,既是舞台艺术的创新,也是中国文化的发展,因为近代戏曲完全保留着昆曲的审美基因。

近代戏曲为什么能兴盛起来?就是艺术大家们是跟着观众感觉去创新。观众对戏曲的冷热,没有谁比演员在舞台上感觉最灵敏。什么地方观众走神了,什么地方观众来劲了,演员最清楚。戏曲的改革与创新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观众不喜欢的东西删掉,把观众喜欢的东西留下来。仔细深究戏曲大家们成功途径,除了他们的艺术天才之外,他们的实践经验就是这一条,跟着观众的感觉走。大家都搞过革新,有成功的,有失败的。他们能够很快就抛弃不成功的创新,保留成功的创新,就是跟着观众感觉走的结果。我们现在的戏剧创作,不是跟着观众的感觉走,或者说主要不是跟着观众的感觉走。这种现象的出现,和我们的院团管理体制、艺术生产体制、艺术评奖规则有关系。不解决这些根本问题,就无法解决创作中的问题,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戏曲的生存问题。

责任编辑/兴 会